

姓名：黃芷悠

學校名稱：培正中學

年級：高三

組別：高中組

獎項：優異

折翼飛翔

「媽媽，為什麼他看上去那麼奇怪？」我不只一次聽到過這樣的問題，甚至當初年幼的我也曾是這個疑問的提出者。儘管我們從小被教育過殘疾人士只是有某種程度上的缺乏，無論是身體上的視障、肢體殘疾，抑或是精神上的自閉症、情緒病患者，但大多數人的第一印象卻還是「奇怪」，一個不會說出口，卻下意識地浮現在腦海的字眼。然而，一個意外的契機，令「奇怪」變成了「精彩」。

記得那是兩年前的一個冬日，我跟隨着學校的社團來到香港進行交流學習。在稍稍熱身訓練後，指導員向我們講述了即將進行的活動——「閉眼行動」。首先，參加者需以眼罩罩着雙眼，站在指定的位置上，然後在指導員的帶領下，把手放到另一個參加者的肩膀上，組成一隊隊伍行動。在過程中，參加者需跨越不同的障礙，並在到達終點後以觸摸的方式去找尋任務的答案。

在此次活動展開之前，我和身邊朋友都在以興奮的心情討論着任務的分配，心想這次遊戲想必十分刺激。然而，在指導員的一聲令下，戴上眼罩的那一剎那，我卻開始有點兒恐懼：眼前的世界，除了黑暗，還是黑暗。儘管在雙手被放上前一個人的肩膀時內心稍安，然而下一秒感受到眼前的移動，卻又再開始提心吊膽。剛開始時的一兩分鐘，我深感自己像一隻隨風飄流的小船，不知方向而漫無目的地順流而去；身邊此起彼落的尖叫聲更令我心跳加速，只能靠着前方同學的腳步移動，以身體與身邊事物的磨擦來略略猜測位置。然而，奇異地，隨着時間的過去，我開始感受到一種特殊的變化：我的內心漸漸地平靜下來，漸漸地開始留意到很多平常所不會注意的細節：耳邊掠過的微風方向、腳下所踏過的地板毛毯，以及，身邊同學逐漸平穩的呼吸聲。

在這令我們深感漫長的遊戲結束後，指導員看着仍未回過神來的我們，以她

柔和的嗓音道出這次活動的背後意義：這是一次仿照盲人日常生活的體驗，機構希望能透過此次活動，令我們明白盲人到底如何生活。我仍深刻記得她那溫柔的神情，以及口中吐出的言語：我們總以為盲人的世界只有黑白，總以為殘疾人士的生活只能依靠別人幫忙，但其實他們的世界遠比我們想像中的要來得精彩，他們的生活遠比我們要來得獨立自主。經過花圃時若有若無的淡淡花香、耳邊小學生朝氣勃勃的打鬧聲，都構成了他們心中彩色的世界。

殘疾人士在某一方面有着缺失，我們眼中的「奇怪」是來自於對他們缺失的放大，但他們眼中的「精彩」卻是因着對自己所擁有的重視。他們並非比我們脆弱，我們亦並非比他們強大，我們一直用自以為的單方面保護，其實在某程度上是對他們自身的一種歧視，對他們自身能力的否定。

「促進、保護和確保所有殘疾人充分和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權和基本自由，並促進對殘疾人固有尊嚴的尊重。」作為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的宗旨，我們可以從中看到，其實《公約》的誕生，並不是因為他們肢體或心靈的不完全，也不是因為對他們的脆弱定位，而是希望去營造一個平等友愛的環境，一個全人共融的社會氛圍，令殘疾人士能獲得他們應有的尊重和同等機會，為社會付出他們能力所及的一份力。

其實，在世上每一個人都是一位天使，只是殘疾人恰好比我們少了一雙翼。我們本以為，那雙翅膀所賦予我們的，是更廣闊的天空、更遠大的世界；但有時候正正是因為我們能展翅高飛，正正是因為我們只放眼於看似永無盡頭的天際，才會忽略了身邊平淡而微小的幸福。而殘疾人卻因着雙翼的缺失，比任何人都更珍惜所擁有着的一切，比任何人都明白到每一個存在的來之不易，於是他們對身邊事物抱以更大的關注，他們所能看見的世界其實遠遠比我們想像中的大。

天使折翼，或許一開始就注定比較艱辛，然而亦令他們更懂得感恩，更認真向前踏出每一步，然後在平等共處的氛圍下，以折翼卻不屈的姿態翱翔天際，打造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。

祝願天下所有折翼飛翔之人，飛得更高、更遠。